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十七
孟子
梁惠王下

113
863
17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十七

朱世椿爾遐氏寄

丹陽吳基蓀右彙輯

受業門人尹士傑漢三全校

毛玉虎聖羽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章全直

通章以與民同樂為主王之好樂甚重看同樂即甚也蓋甚之爲言非謂古樂之甚于今樂正謂同樂之甚于獨樂樂論公私不論今古能滿其好樂之量便可致王先王世俗云乎哉同樂在仁政上說非鐘鼓管籥之謂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參蒙引莊暴見孟子曰暴昔者進見于王王語暴以己之所好在于音樂暴以人主好尚宜慎可否未決彼時未有以對也曰王好樂何如疑有病于治也孟子曰好樂亦無妨也特患王好之未甚耳王之好樂誠甚而推廣之以盡其量則齊國其庶幾乎治乎

析講暴未有以對也意歸在好樂何如上○好樂甚二句通篇之意已具而暴不能再問也故他日是于王云云○此節王之好樂甚是泛論道理須暗合同樂意○甚字孟子看得極好不是說耳目玩好之情好得真至就中有个作用處而盡好樂之量斯乃為甚庶幾只說近治便合可王意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參序孟子之心欲待暴再問以發其意而暴不能然故他日見于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若自慚而勃然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古先王之樂也直好如今世俗之樂耳新聲俚曲取飾一時之聽聞而已何可使聞于夫子耶

曰王之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參蒙引孟子曰世俗之樂亦何傷王但好樂之甚而充滿其量則齊其庶幾乎不必計樂之今古古樂好之甚固足以治今樂好之甚亦足以治今之樂猶古之樂而何異哉析講此節王之好樂甚是激切告君之詞要得欲動齊王意樂以情言不在聲容上說○今樂猶古樂范氏註但與民同樂之意無古今楊氏亦曰使人疾首蹙額雖素以威英韶濩無補于治蓋威英韶濩古樂也不與民同樂雖古樂而無補則知與民同樂雖今樂亦何害二氏得其旨矣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參蒙引王曰所謂好樂甚而齊庶幾者可得聞其說與孟子先卽常情以引之曰獨自作樂以爲樂與人作樂以爲樂二者果孰樂王曰獨樂而人不預情何以舒不若與人之爲其日與數人作樂以爲樂與衆人作樂以爲樂二者又孰樂王曰與少而衆不預情亦未暢固不若與衆之爲其析講此以人之常情發其本心之明也與人與衆只就人之常情言未說到治上去蓋先以常情探之而王既明于與人與衆之爲樂則亦不遠于人情而好樂甚的道理因此易識而可與言矣○與衆字不是百姓只是多人○項仲昭曰獨樂二段不是問他全是啓發他全心以爲言樂張本○可得聞與只指好樂甚而齊庶幾不兼問今樂猶古樂意所重不在此○樂樂鼓樂以爲樂也○存疑與人與衆如何爲好樂

甚今使滿堂燕笑有十人向隅而泣滿堂之人必爲之慘然不樂矣其樂能甚乎使人君鼓樂爲樂忽聞百姓愁嘆之聲君心必爲之戚然不樂矣其樂能甚乎故滿堂燕笑而無向隅之泣然後滿堂之樂甚百姓皆樂而無愁嘆之聲然後人君之樂甚

臣請爲王言樂爲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序曰王如知此臣請爲王言樂

析講爲王言好樂甚不其甚之情○下

一節正言不其甚與甚末節是言庶幾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
頷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
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

樂也

蹙子六反頷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頷額也人
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
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

參序今王試鼓樂于此王之百姓聞王所奏鐘鼓之聲與夫
管籥之音舉皆疾首蹙額而私相告語曰吾王之好鼓樂固
然已夫何使我等不得其所至於此極處也以父子則不得
相見以兄弟妻子則皆離散窮苦如此獨不念今王
更以好樂之故而田獵于此百姓聞王所馳車馬之音見羽
旄飛揚之美舉皆疾首蹙額而私相告語曰吾王之好田獵
固然已夫何使我等不得其所至於此極處也父子不得相

見兄弟妻子離散顛連如此獨不一厯念乎夫民不樂王之
樂如此此無他故蓋由平日獨樂其身而民之窮困有所不
恤不與民同樂也此好樂之不甚也

析講至于此極也連下父子二句讀

大全陳氏

曰因好樂

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趙氏曰樂以鼓爲節周禮
鼓人掌教六鼓以節聲樂○二節孟子不便告以樂之甚先
以作樂所應之民情而推其獨樂借樂之效以見甚與不甚
正欲其觀民之情而教之以甚也俱是虛設情景非齊王寡
事至末節方是勉王○玩中間兩使字是不堪之詞兩庶
幾字是欣幸之詞疾首蹙額蓋飢者勿食勞者勿息之情狀
對欣欣有喜色看亦是臨時然也上帶聞字蓋其心原有憂
樂之異故聞王之樂而憂樂之容亦隨之○鼓樂邊重田獵
只帶言之蓋亦人君所好之樂事也○舉鐘
鼓管籥以該八音舉羽旄以該旌旗之屬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
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

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參存疑如今王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悅之色而相告曰吾王邇來庶幾幸無疾病與何其恣地能鼓樂也不但鼓樂爲然今王田獵于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悅之色而相告曰吾王邇來庶幾無疾病與何其恣地能田獵也夫民樂王之樂如此此無他故由平日能行仁政推其樂以及民與民同樂也此好樂之甚也

析講曰庶幾曰何以皆欣幸之詞若如自相問答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鼓樂也如此則是鼓樂而知其無病不見欣幸之意○蒙引註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蓋與民

同樂非與民同鼓樂也○東羽皇曰勤勞之主鐘鼓之樂平歲有幾憂勤太過而疾病生焉小民之所恐也故一聞樂而欣欣曰庶幾無疾病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宮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音感頽則雖奏以武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衆蒙引夫好樂之公私不同而民之憂喜因之可見君當與民同樂矣今王好樂而卽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能與百姓同之使得安生樂業則近者悅遠者來而可以王矣好樂甚而齊庶幾又何疑乎安見今樂之不如古樂也

析講此節，寔落勉齊王正收好樂甚二句，則王矣，便是齊其庶幾，未須補不必慚，今樂非古樂，意方完。○與百姓同樂，謂不論其今樂古樂，但不思獨樂，千已而必推，不若與人與衆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心相樂，各得其所，則不特吾國之民無疾首蹙額之客，而有欣欣喜色之告，即天下之民亦皆聞風歸往矣。如此說，左與好樂意有關係。

齊宣章全旨

通章重與民同之一句，見人君當公利以恤民也。在民猶以為大何也？何分？上是齊王執制度上較之大小，而異其民下，是孟子就民心上原面。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

囿者，蓄畜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驅驚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參序齊宣王問曰：嘗聞文王之囿，地方有七十里，有諸？孟子

對曰：於傳或有之也。

析講大全張氏曰：意齊欲廣其囿，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囿哉？此蓋其荒由所及，民以為王之囿耳。以勿雉得往，知其然也。○孟子因齊王問文囿，說今于傳有之，切勿認真，蓋將錯就錯，不與抵牾，遂借來作話柄，以開誘王，引他到公利上云。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

芻，草也；蕘，薪也。

參序王曰：文王之囿若是其大乎？曰：自王視之，若以為大，當日之民猶以為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其小乎？文囿也，遠矣。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雖方七十里，然未

嘗以爲己之私也民之欲斂以牧養與楚以耕耨者皆往其中以取焉民之難以逐禽與兎以逐獸者皆往其中以取焉以七十里之圍而與一國同之則用者多而忘其大民之以爲小不亦宜乎

析講民以爲小不是嫌他小只是不覺得大蓋若已有之佛其大亦忘之也若說物有限而取無窮是食利不使非王者之民氣象○若是其大乎是驚異之詞亦自解之詞蓋齊王因當時之民病其圍之大故援文圍以自解而先作此驚異口吻也民猶以爲小自便舍得與民同之意在內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圍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阱亦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衆序若王之圍有不然者臣始至王之境不敢遽入必先

問國之大禁知所避也然後敢入斯時也臣因問禁而聞郊關之內有遊觀之圍方四十里不許百姓出入其中但百姓設有殺其圍中之麋鹿者卽如殺人之罪以百姓抵死則是方四十里乃爲阱坎于國中以陷民于死地民犯之不敢違乏不能民之視此圍直是陷阱矣而以爲大不亦宜乎王亦法文王而與民同之可也

析講趙注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爲阱于國中句最重正與與民同之句對看○國中字亦不虛以四十里而爲圍本不大以四十里而爲阱便見其大○況又當國中而爲之乎

齊宣章全旨

通章雖分智仁勇合之總是文鄰之道歸重在安天下上蓋仁以相恤智以相守勇以相濟無非欲與天下相安苟仁專恤小而不顧養亂以殘民智專事大而不不知自強以立國則仁必貽害于人智必受辱于己反爲不仁不智矣是勇正所以善成其仁智也故舉文武二事証之以文王較密則周大而密小以武王較射則周小而商大可見古人處大小之間政不必諱勇但要從安天下之心起見耳後段說安天下與前段保天下相應正是文鄰本關鍵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獯音育鬻音育

何音鉤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太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太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參漢說齊宣王問曰交鄰國而使相輔睦果有道乎孟子曰有鄰國于我有大小有順逆惟仁者寬洪惻怛知有理而不知有勢為能以已之大而無字鄰之小未嘗忿其不恭而加伐古之人有行之者湯與文王是也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非以仁而交小國者乎惟智者明敏通達知義理當然又知時勢之不得不然為能以已之小而敬事鄰之大未嘗因其侵陵而廢禮古之人有行之者太王句踐是也故大王事

獯鬻句踐事吳非以智而交大國者乎交鄰之道當以此為法矣

析講仁者惟見理而不見勢智者兼明理勢仁者忘其勢之在已智者順其勢之在人以大事小事以心言以小事大事以禮言○蒙引孟子胸中是先有个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四句然後說出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事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事死仁者智者已有所指乎○齊王此問有息爭求寧之意小大之國皆鄰也大事小事大正交鄰也兩惟字亦有意見得鄰以逆施我以逆報此和好之所以不修而在不仁不智者則為之也潛室陳氏曰仁者無計較之私忘其孰大而孰小智者有度量之明自知小不能敵大○顧麟士曰交鄰之問雖似講信修睦意然湯征葛句踐伐吳文王黷厥生而昆夷遠遁惟太王避狄遷岐卒之子孫亦至于王皆是勉之以有為意大抵交鄰亦是借端不甚扭其所問也如三好色好貨而皆引之以同民亦然故後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

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天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
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偏覆無不周徧保天
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泰淺說益大事小事大皆天理之當然也以大事小者忘
其勢之在己誠心愛人而自然合理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
順其勢之在人安分自守而不敢違理畏天者也樂天者其
心與天為一而包含偏覆無一物之不容其氣象足以保天
下四海雖大不在吾忖自之中乎畏天者其心以天自守而
制節謹度無一時之敢忽其規模足以保其國敵國雖強在
我無可乘之變其孰與侮之乎仁智之效如此
析講無所勉強之謂樂有所戒懼之謂畏樂畏二字已在上一
文為能二字內了此處只點出天字以顯仁智之妙耳非深
一層亦不分優劣只重一天字言這等包容是樂甚麼乃樂
天者也這等敬謹是畏甚麼乃畏天者也天者理而已矣我
為大理當含容我為小理當敬謹保天下保其國是論其理
却帶故驗以歆動時君○太全胡氏曰味前節註並此節註

兩自字見樂天意兩不敢字見畏天意○存疑包含偏覆二
句還在樂天內以下句制節謹度二句見得○註保天下之
氣象這句尚在保天下上面保一國之規模亦然○保天下
保字是容保保國的保字是保字○註理字兼得勢字亦必
用勢字形容理字出○輔氏曰保天下言仁者之氣象有此
效也非謂仁者之心欲其如此也○保天下保天下之人也
保其國保一己之國也說者只在氣象規模上說虛齋云當
作效說陳紫峰合二說看言樂天者有保天下之氣象豈不
足以保天下乎畏天者有保一國之規模豈不足以保其國
乎得之○保天下累承樂天來樂天累承以大事小來以大
事小又須緊貼交鄰畏天亦然○彙解保天下言氣象者以
交鄰是諸侯事與王者大一統不同也然大邦畏其力小邦
懷其德亦定有保天下處保國即是此事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泰淺說詩云人能畏天之明威不敢違于時可以保守天
命而勿失正畏天者保其國之謂也而樂天者保天下從可

知矣王欲交鄰而以仁智之道自處則
事大事小保國保天下何一之不善乎

析講大全陳氏曰引詩不及樂天一邊亦偶然耳
饒雙峰曰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參淺說王曰夫仁智交鄰之道便有以保國保天下大哉夫子之斯言矣然寡人有氣稟之疾惟在好勇若稍見侵慢則忿怒不勝故大不能事而小不能恤也
析講好勇猶言不能忍氣之意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

哉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本勇義理所發
合參對曰好勇無傷王請無好小勇耳夫小勇者激于一朝之忿便拔劍在手怒目而視人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血

氣之勇僅足以敵一人者也何足為王好王如好勇請于帝王之大勇好之靜則為神武之不殺動則為威武之奮揚不以血氣為勇而以理義為勇此王之所當好者也
析講醒言此段輕敘過王請大之句喚起下三節意非是本勇以安天下乃即安天下上以見勇之大也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

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參序吾嘗聞大勇于文王矣詩不云平密人違距王命侵阮徂共王赫然奮怒于是整其師旅以止遏密人徂共之衆以是抑强扶弱而篤厚周家之福使天下大畏小懷以答其仰望之心詩言若此此文王之所以為勇也文王赫然一怒除密人一方之亂由是四方寧輯不敢强凌弱
衆暴寡遂以安天下之民其勇何如大也

析講大全胡氏曰怒者勇之發也因王赫斯怒一怒字發出
怒安民之說蓋因其可怒而怒之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
○醒言以退三句一串下密人侵阮非侵周然侵所不已則
滋蔓何窮是天卜之憂也此文王之勇只點透勇字下句左
見其大○以篤二句俱承王赫三句來蓋文王為方伯而密
人敢違其命以侵阮則是號令不行非周家之福屏幹不舉
失民心之望故赫怒整兵而遏密則有以篤祐而答天下也
一怒指遏密說安天下之民即所謂對天下蓋遏密則強陵
弱衆暴寡之患息而天下之民舉安矣太勇到此句方見出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
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
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

衡與
橫同

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
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
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參淺說又嘗徵太勇于武王矣書有曰天降生下民立之君
以治之立之師以教之亦惟謂其能輔助上帝所不及以安
全斯民故以君師之位而寵異之於四方也上天立君師之
意如此△我既受天命作民君師則天下之有罪者我得而
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天下豈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
以虐民者乎以此書言觀之則當時設有一人橫行倡亂于
天下武王必以為己之恥而舉兵誅之矣此武王之勇也取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勇何大也
析講按前講立我為之君師我助上帝兩我字俱煩下倒裝
法也○天降三句是言天立之惟曰一句是言天立之意有
罪惟我在言已得而誅討之也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言已不
能容之也此二句皆承上五句天立之意來一人以下一句
是釋書意一人泛就上下說不必指紂而紂亦在其中蓋註
無明訓也有罪無罪泛指諸侯言心志謂天下人之心志也
人之作亂皆過越其心志之故耳若守其心志則有何作亂

之事乎武王亦一怒亦字從文王來文武
怒安民只從上文看出不須說開去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
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怒以除暴亂而拯
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
忿則能恤大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
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
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
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參序夫當今之世爲暴者亦多矣王誠能效文武之所爲舉
太義以征有罪奮然一怒而安天下之生民將見天下之民
如水火望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此即仁者智者義理之用
何以勇爲疾哉至此則將臣天下之諸侯而交鄰不足言矣
析講交鄰交字只是交接之意不必與交友同義勿太認真
爲佳○按樂天畏天節何叔京曰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

慤慤而厚恤之及終不可化而禍及于人然後不得已而征
之不然是不仁而縱亂也如太王句踐外卑躬而事大內則
治其國家和其民人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耻不然無耻
而苟安也又何取于仁智哉此已通後太勇一截矣然在講
仁智時此等議論不得透露透露則王無好勇之疑而碍
孟子一怒安民之答矣故雖一串而仍還兩截纔要○今王
亦一怒亦字從文武來胡雲峰曰仁智之勇是謂太勇小勇
者不仁不智者也不仁者徒逞血氣而于義理之勇必無之
不智者不明義理而于血氣之勇必有之

齊宣章全旨

此章總見人君當同樂于民之意前三節問答已
完下引景晏之事是証以齊之件事欲王納諫以
與民同樂也樂以天下下一句乃一篇之要領其關係是事在
行補助其打動齊王處在君臣相悅四字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

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衆大全齊主館孟子于雪宮而就見之王因誘其禮遇之隆曰賢者亦有此安居之樂乎孟子對曰君以此待賢則賢者得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怨其上之心矣是知此

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

析講觀集註不但與賢者共之可便見得與衆惠王問賢者亦樂此不同賢者亦樂此指賢者其辭遜賢者亦有此樂指賢人其辭驕

○蒙引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故孟子只用一個有字答了便罷再不復顧只引向與

民同樂上說言人君能與民同樂謂皆有此宮室安居之樂也非謂以雪宮與民共之○按集註云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四句此皆人不得則非其上句內之意非以人皆有樂解有

字也○輔氏曰離猶別也別在其所居室之外故曰離宮賢者句猶云雪宮寡人時遊以爲樂也賢者至于是邦亦有此

樂乎蓋自賢

其能待賢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

參漢說爲下當安爲下之令不得其樂而非其上者風非也爲君當盡爲君之道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析講大全蔡氏日用上句以陰助下句不中說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泰直解夫不與民同樂則有非之心能與民同樂豈無感之之效如安居粒食民之樂也人君能看得如自己底樂事

一、般爲之所欲與聚而樂民之樂則民之得有其樂者莫不感懷亦必見臺池鳥獸而歡悅聞鐘鼓管籥而色喜而樂其君之樂貧窮無告民之憂也人君能看得如自己底憂事一感爲之所惡勿施而憂民之憂則民之得去其憂者莫不懷感亦必有事爲之趨有難爲之赴而憂其君之憂樂民之樂而使民亦樂其樂是樂以天下憂民之憂而使民亦憂其憂是憂以天下夫憂樂皆不以己而休戚相通上下無間如此則天下之民皆傾心歸附于我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析講說統曰此節根上與民同樂來憂樂低昂說樂民之樂四句言憂樂相通要說得憂樂相關意出樂以天下二句言憂樂大同要寫一段渾融和洽的光景然此二句不是是一層就在上四句看出兼君民言而以君作主言人君以己情通于民因使民情通于己是人君憂樂不以己而以天下也蓋民之樂君憂君皆君以之憂樂通天下此全是太和氣象故謂其可王○麟士曰至此問答已完以下是客○言樂併及憂者憂樂相反而定相關憂民之憂者必不專樂已之樂樂已之樂者必不知憂民之憂惟先憂以天下而後能樂以天下也○君視民之樂如己之樂而必欲遂之則民亦視

君之樂如己之樂而相與樂之矣憂民之憂二句做此樂以二句承上起下之詞憂樂通乎天下則民思遂其樂而去其憂者皆歸之故可以決其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

觀也

朝音潮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參漢說孟子勸王同樂欲其聽而行之也因舉齊先世引之曰昔者齊景公問于其臣晏子曰省方觀民國之大事吾意欲觀于轉附朝儻之二山後遵海濱而南至琅邪之邑但不知吾何所修爲而得比于先王之游觀當時後世皆以爲盛事也

析講此下四節只重先王二字景公原志比先王故晏子備述先王觀而旁及今時之弊隨之以先王無流連云云緊喝

惟君所行正進以法先主也何修一字正與下
行字相應只是引他法古不是要法景公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
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
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
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
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狩舒收反
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
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
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巡行郊野察民之所不
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
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參淺說晏子對曰以遊觀之行為不苟而有志于先王善哉

吾君此問也今以先王言之天子十一年而適乎諸侯之國
其名曰巡狩謂之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之土而察其政事
之治與否也諸侯六年而朝于天子之邦其名曰述職謂之
述職者自陳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于王廷也一以巡狩
而行一以述職而行是皆非無事者而又每年當春秋之時
循行郊野春則省民之耕其間播種有不足者則發倉廩以
補之秋則省民之斂其間收穫有不給者則發倉廩以助之
天子省其畿內諸侯省其國中其憐憫為民之心又如此故
夏時畿內之諺曰吾王若不游則誰知吾之不給不足而
吾何以蒙上之休美吾王若不豫樂則誰知吾之不足不給
而何以蒙上之省助是吾王之游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
而為四方諸侯之法度焉此先王之觀也

析講蒙引巡狩述職又必解曰巡所守述所職何也正以見
無非事者言一為巡諸所守而行一為述所職于天子而行
是皆非無事者非訓解之詞也夏諺曰帶省耕省斂不必通
貫巡狩述職也○太全或問以省耕斂為游豫曰巡狩述職亦
豈遊觀也哉而乃以省游觀之問故省耕斂亦說得遊豫○
省耕斂天子諸侯皆然在巡狩述職之外天子省其畿內諸

侯省其國中。○存疑無非事者非字當無字看。○醒言度非真以遊豫著為令申也。雖一遊豫間亦使諸侯見其德意而欲承之耳。○以上晏子言先主之法以下言今時之弊。○天子二段是為事而遊春省以下為民而遊然為事亦以為民總是先王遊觀之善也省耕省斂兼天子諸侯夏諺只是太子畿內之諺蓋晏子引以為証不拘于諸侯也遊是遊觀豫是豫樂然豫樂不出于遊而休息定由于助登言之者歌咏之體也六句皆夏諺。○趙氏曰巡所守者自上察下也述所職者自下達上也省耕斂不是巡狩述職時便省民不足不給也天子只是省其畿內至于天下則但巡狩以考田野之治否而為之賞罰耳。○春時舊穀既沒新穀未升民之乏絕正在此時若有不足則不能盡力于耕一年之計俱失矣秋時民之所收或穀一歲之用或不穀一歲之用皆在此時若不察知預處則民將有狼狽失所者矣故省而補助之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
弱胥讒民乃作慝力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

亡為諸侯憂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糧糈之屬明則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遊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衆蒙引今也諸侯之游觀則不若先王然其無事而遊也君行則有師旅之從師行則有糧食之給非惟供億之煩民寔出之而夫征之擾民寔供之使民之饑者弗得食勞者弗得息睚眦然怒目而視相與讒謗而民乃作慝不勝其怨恨焉蓋天子之命本教諸侯撫一國之民今乃方遊王命以恣虐下民其飲食之侈靡若水之流而無窮極凡如此者或流或連或荒或亡無所不至而為所屬諸侯之憂焉析諸若流水流也從流舟流也。○大全饒氏曰師行糧食一而字在中則見得是兩事又曰為諸侯度指先王言為諸侯憂指時君言。○言師行即斥其衆多亦非閒句也。○左氏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師字當如此認故大註曰二千五百人為師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

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厭平聲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參序流連荒亡何如從流下以遊蕩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以留戀而忘反謂之連從獸而無厭至于廢時謂之荒樂酒而無厭至于失事謂之亡此今時之弊也

析講蒙引此釋上文之義也是晏子自釋也直至惟君所行也皆述晏子之言至景公說以下則兼述其事○從不訓順乃訓逐也謂逐流而上下也從獸之從亦訓逐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行去聲

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參存疑夫先王之遊觀非巡狩則迷職非省耕則省斂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如今時者一者惟在君之所行也君行荒

王之法則亦先王矣不則為今時矣君當自勉哉晏子之言如此

析講李衷一日惟君所行不兼今時之弊看晏子已明說先王無流連云云豈又令君自擇所行乎蓋因景公欲比下先王觀恐其徒托之空言故言先王無流連荒亡臣所為進先王之道可為後世法者至明惟君力行之耳非請擇之說也○此說雖與註稍異却有卓見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

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

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說音悅為去聲

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大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
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二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角
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
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

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泰紹間編景公有威于晏子之言而悅欣然以今時之弊為必可去先王之法為必可行轉附朝儔之觀遂不復行乃大戒令于國以示更新圖治之意出舍于郊示不敢安居深宮而且使于省民焉于是始興發倉廩以補民之不足者而行晏子之言焉既乃召太師而命之曰君臣相得自古為難今我喜得晏子而聞其言晏子亦喜得我而行其志離其以此相悅之情播之于樂以志一時之盛其所作之樂益今所傳之徵招角招是也角音屬民徵音屬事君臣以為民為事而相悅故其所作亦為民為事之樂而因舜招在國以美其各如此其樂章之詩有曰畜君何尤蓋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不致招尤而取罪也臣竊即此詩而思之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夫畜君者似平逆君而寔愛其君也既出于愛君夫何尤哉王誠聽臣之言如齊景晏子之相與有成則能與民同樂而民豈復有非其上者哉

○太全陳氏曰上文引援景公晏子事是只末一句見孟子釋詩意○麟士曰引景晏事大段是望其納諫意多然士意亦重在同民也○按於是始興發補不足一講公時止當春耕故但曰補不足此是景公從前未有事故曰始人是如落說等講兼取不給說豈一時而耕與歟血省又豈景公遂能終歲兩行乎○晏子所言致得景公說是臣說其君景公用晏子之言是君說其臣故曰相說樂取招之各欲繼美都俞之意畜君者好君孟子此解以明已之說為好君欲王之悅之也○存疑景公至補不足是敘景公之事為我作樂何是述景公之言徵招角招何是說其所作之樂畜君何是說其樂章皆是孟子之言末句又是孟子解詩意

齊宣章全旨

此章總見王政當行之意首一節因其欲毀明堂而啓以行王政第二節因其欲聞王政而舉文王之政以告之末一節因其欲于不能行王政而舉古人之事以引之見能法今劉本主國民之意則文王之政可舉矣○按明堂是周家明堂故應引周家來說見周之祖功宗德相傳無非同民心以出政此王業所由興而明堂所自來也王有意于明堂則亦以此心行此政而已此孟子導王之本意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齊宣王問曰明堂在齊久矣乘人之言皆謂我宜毀明堂寡人以問之夫子果當毀之乎抑且止而勿毀乎

析講齊主意正是欲不毀耳蓋已稱王即欲行天子之制也

○孫疏魯封內有太山後常為齊所伐故齊南有太山○禮記明堂位云周制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

崇一筵五室凡室一筵○通義金仁山曰周世明堂蓋天子朝諸侯布政之官如一大殿而為九宮四方各三門門旁夾

窻其內九室戶隔相通天子巡狩四岳朝諸侯于方岳之下故太山之下有明堂○爾雅土曰考工記賈疏云五尺曰八

六尺曰步七尺曰軌八尺曰尋九尺曰筵東西九筵則是不大一尺南北七筵則是不丈三尺其餘倣此○東西九筵可

容九筵也恐仍以丈尺度之但堂上用筵故度以筵猶室中用几故度以几耳用車之軌亦必不是以軌度之以軌之長

短之量度之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

則勿毀之矣

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罷

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齊太全孟子不禁他不毀只是教之行王政對曰夫明堂者

王者有省方之舉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足

副王之各雖居此堂而行天子之制可也則勿毀之矣

析講孟子從他欣美處引之故以立明堂本意告他謂王者

之堂可不重制度只重出政令上行王政就平時出政說非

指居明堂朝諸侯時事○政令且空說如云旒太疏招大典

王綱肅侯度便是定說則碍下節王政之問矣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

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

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茆獨

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茆音瓠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效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于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

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

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笑困悴貌

衆蒙引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却是王政其治岐也耕者則都鄙助法鄉遂貢法總干九分中取其一也仕者則念其功德世子孫以祿關道路樽節處市井則但譏察非類而不加征澤水所都處梁水所通處則同其漁利無禁民取罪人則止及其身不及其妻子是士農工商皆有所養如此至于老而無妻曰鰥夫老而無妻曰寡婦老而無子曰獨夫幼而無父曰孤子凡民中惟此四者為天下至窮困而無處告愬者文王發政施仁凡如上述數者固皆一時出令無所不周而于此四窮民尤在尤加意而必先焉詩有云哿矣富人哀此茆獨文王必先四者正以其可哀也所謂王政蓋如此析講耕者九一取平農者薄也仕者世祿報平士者重也關市譏而不征禦暴而不為暴也澤梁無禁固利而不專利也罪人不孥惡短也此五句是行其所當務下是重其所先務先是加意于此非先恤窮民而後行九一也世祿之法也發政施仁是虛說不指上耕者五句○大全饒氏曰想當時兵

荒類仍窮民無告者多故孟子之言如此○蒙引云凡民之老幼文王則導其妻子使養其老而恤其幼鰥寡孤獨之人則無父母妻子之養而官養之也按王制縣寡孤獨夫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饗蒙引官養之說本此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于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餼音候橐音拓戢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

底曰橐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銳也爰於也啟行言往遷於爾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參序宜主闢之而美美曰善哉夫子王政之言乎真先王愛民致王之道也口聞善貴能行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見之行事王曰寡人有氣稟之疾寡人好貨未克取民無制不能行此王政孟子曲引之曰好貨何妨于王政乎昔者公劉能行王政之君也亦曾好貨詩有云公劉處西戎之間力行富民之政其民乃用有露積乃家有倉廩乃裹其餼糧于橐于囊之中為遷都計思以戰和其人民而用以光顯其國家而弓與矢斯張也于與戈戚與揚俱備也于是友以啓行而遷都于豳焉由詩直觀之故公劉當遷之時必使民之居者皆有積倉行者皆有裹糧而富足如此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而立國興業焉莫非公劉好貨而推己以及人民也王如好貨亦如公劉與百姓同之使民皆遂其富足之願焉王天下也何難之有是好貨固不足為疾也

析講按此兩節孟子只重在與民同上二君處心無一毫物
我之私故不忍使民貧也而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不
忍使民無室家也而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未必因已有是
好而始推之與民同也在孟子曲誘齊王故因其所好而曲
引以告之耳○思戰用光公劉居邠被四戎侵擾民不得安
者而國亦以弗振故此時此心思以安定人民而光大其國
家也無怨無曠蓋大主避狄全民不至寡人之妻鰥人之夫
故如此公劉遷邠遂開王業太王遷岐遂興王業此意亦要
點在啓行曠夫下方與王何有相應好貨與民同是制恒產
薄稅斂意好色與民同是保全其室家各遂其婚姻意未見
既可以王則可以坐明堂而朝諸侯矣何用毀爲○公劉止
于積倉裹糧而已他無所謂好貨也大主止于及姜女而已
他無所謂好色也然則亦如論語中所謂其爭也君子况積
倉乃民之貨非公劉之貨也愛及姜女乃天理人情之當然
太王豈可委其妃而獨行哉然則何好
色之有孟子之權詞耳須說得圓活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

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

于岐下愛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

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
能行王政也大主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
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
人之難也率循也許水涯也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
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太王好色而能推
已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入君言皆所以擴充其
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
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
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
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
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
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其是非得失之歸

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
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
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
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泰序王曰寡人非特好貨也寡人又有疾而疾在好色未免
心惑用後而不能行此王政對曰好色亦無妨昔者太王能
行王政之君也亦曾好色而鍾愛厥妃詩云王公直父因狄
之侵不得已而遷國避難乃來朝走馬寧西河之水滸以至
于岐山之下于是及其妃姜女聿來相與擇宇而居當是時
也大主之民內無怨而無家之女外無曠而無室之夫莫非
太王好色而推已以及民也王如好色亦如大王與百姓同
之使皆無怨曠之嗟焉王天下也何難之有是好色亦不
足為疾也是在王力行王政可耳能推公劉太王同民之心
則能行文王治岐之政王政行則可下

坐明堂而朝諸侯矣何以毀為哉
析諸蒙引好貨好色而推已之心以及民便是耕者九一云
云矣○公劉遷豳在平集安定之後故以完積聚為先太王
遷岐在流離播散之餘故以宗室家為務上節有兩個有字

即所欲與聚公頭下節有兩個無字即所惡勿施公頭文主
發政施仁不外乎是○存疑公劉好貨太王好色本詩初無
此意孟子時就其中看出一個意思來引導其君耳公劉詩
只從故居者有積倉兩句點出民富足意而公劉好貨能與
民同之意就在其中太王詩只就內無怨女兩句而太王好
色與民同之意即在其中故承之曰王如好貨好色云云孟
子于齊王好貨好色都不禁他但勸他同民蓋與民同則好
貨不自私好色必有節而好貨好色亦
衰矣此孟子變化人主之術最為巧妙

王之言全旨

此見人君當責難于己的意思上是齊王明于責
人下是齊王昧于處己○體要云四境不治是立
言本旨首節原情次節議法即此是四境不治斷案全要摹
寫一段有心之問無
心之答的情景出來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
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

何王曰棄之此必二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參淺說齊宣王不治其國孟子設一事以發之曰王之臣有寄託其妻子之衣食于其友而之楚遊者及其自楚反也則其友凍餒其妻子而不恤王之臣將何以處其友耶王曰受託而負之非可交之友也以義裁之當棄絕之而不與友焉析講託妻子只是望他照管衣食非寄于其家也非是自楚反彼乃凍餒其妻子蓋反之日始知彼之凍餒其妻子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參淺說曰士師為獄官之長其下有鄉士遂士之官皆士師之所當治也設若士師不能治其所屬之士使刑殺不當則為君者當何以處士師耶王曰有官守不能盡其職是為曠職之官以法論之當罷去之而勿用焉

析講按周禮秋官士師之職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詞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掌士之八成○注曰官中之政令刑官之屬所行政令也群士上訟獄之不決者致于士師士師察其詞之曲直以告司寇于是從而斷之弊之及令之施于邦國者士師則從而致之何氏曰獄訟既審合于邦令則以法報群上也掌士之八成者士刑官也鄉士遂士縣士皆士師之屬八成謂正亂之成法也○三禮解詁云鄉士掌木鄉之刑獄遂士掌不遂之刑獄縣士掌四等公邑之刑獄外此則方士訝士朝士皆士師之屬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一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耻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參淺說孟子因問王曰然則為一國之君政事廢弛人民困苦而四境之內不治此與負託之友曠職之臣何異則將如之何以自處也齊王乃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此豈足與有為哉

折諸大全輔氏曰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已求言之意○四
寃之山不洽只太繁冷觀也不着齊主身上○饒雙峰曰自
責下問集註自爲他開兩條路當言此則寡人之罪也這便
是自責又賞言如何便可以治人這便是下問齊王亦無服
善之心故顧左右而言他後來因孔距心
之謫則不憚于自責矣然亦耻于下問

所謂章全旨

孟子因齊宣輕于進退人才故發此見故國係于
世臣而今日當預養親臣爲世臣也預養親臣只
在慎于用舍刑殺邊帶說戰國人主輕用輕舍甚且輕殺日
以其身立于仇讐不測之間無親臣矣安得有世臣又何以
能國所以然者只是進時不慎耳如不得已四字通章精神
正所謂慎也下數然後字正其不得已處總重在察國論上
以見好惡與民同之意親臣世臣合于民之公好親臣正以
親民故直說到爲民父母至此則世臣得人民心固結而邦
本不搖故國
可以長保矣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

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
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
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安有然所以爲
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
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
衆蒙引孟子見齊王曰人君基業相承歷年久遠謂之故國
喬木世臣皆所宜有然所以謂故國者非謂其有喬木之謂
也喬木不過故國之徵驗可有可無者也以其有世臣之謂
也世臣忠貞世篤休戚與同宗社生民寔繫賴之此故國所
重而人主不可一日無者也然他日之世臣本是今日之親
臣今王則輕視臣下無親信之臣矣有昔者所親幸進用而
將蒞以爲心腹之人至于今日已亡去而王不知
者親臣尚無况世臣乎然則齊國安得爲故國乎
析講喬木引起之語不重世臣非世官乃賢臣而用之久者
有字宜着力此等臣全在君心上培養得來親臣是龜腹心

而與國家議者他日爲世臣卽是此人今昔一字猶爲之詞
要活看不知其亡指宣王輕棄大臣言全在不知其亡上見
無親臣非定以亡者爲親臣也昔者一句足上無親臣一
○臣有世臣則國亦克守而爲故國寔有倚賴之以爲國久
長意非但有世臣足以及名故國也所謂故國在此不在彼如
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之類○凡語古世之遠榮謂昔者此乃
釋爲昨自何與曰此殆下今日言也昨日今日見率易之意
不知其亡總見主忽易之甚其用知者非真
不知也觀下節註云今不以其去爲意可見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金上

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
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余存疑王曰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
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從今以後吾何以預識其人之不才而
舍之使所用者皆真才不致後日之輕棄乎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

不慎與

與平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
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
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參達說曰人君用人與其悔之于後莫若謹之于始是以國
君之進賢也遲疑于遂選之際審之又審有如吾之初心本
不欲用而勢之所使有不得不用者所以如此其謹者果何
爲哉蓋自用之而待以不次之位也則謂之尊苟其非其人
則其勢必易以賢之果者是使卑者踰尊矣自用之而寄以
心督之托也則謂之戚故戚非其人則其勢必易以賢之
者是使疏者踰戚矣夫卑卑卑有等疏疏有等戚朝廷之體
尊卑之序尊卑之亦自今日而慮其或有踰而加慎與
析講蒙引如不得已者知不得已于未用之先也不然則
實有不得已于既用之後者矣將使云云此懲前而戒後也
○存疑不得已者皆猶言難遲慢不急向前曰如不得已
則非真不得已特如之耳蓋這人本是已要用特以欲得

東才審之再三遲慢雖有似于已本不欲用通于人不
已而用之者○麟士曰此節書只照此國君進賢如不得已
作一截說可不慎與作一截說自明論是踰越而居尊威
之位○言用人而悔之後者皆由不能慎之于始耳故直之
以慎始將使二句正推其當慎之
故也進賢即用之于尊親之列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
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
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
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一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亦可信然猶恐其
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
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
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

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衆輔氏慎之當何如蓋人才之用舍不可徇一己之私情當
衆以衆人之公論有人于此左右皆曰賢恐有賄路未可信
也諸大夫皆曰賢恐涉朋黨未可信也至于國人之公論皆
曰賢然後從而察之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果果親見
其為賢焉知之深而無所疑然後從而用之舉之尊親之列
任之重而無可易焉不果進則在退列矣若左右皆曰不可
用恐或巧干排擠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用恐或出于私致
久聽至國人皆曰不可用然後從察之果真見其不賢焉然
後從而舍之所謂規不得已如此則不賢者必不
進而所進皆賢矣有不識其不才而誤用之乎

析講蒙引左右皆曰不可者亦是今日所欲進用之人不可
謂是已在此位而尊親之者也不但進賢如不得已退人亦如
不得已已為退得當下文殺人不加不得已也總是好惡與
民同也○不可勿聽云云者誠恐其失賢也恐其失賢正欲
其得真賢也進退相形非因增一個退人說也○左右諸大
夫之言至國人而始決吾之察亦因國人而後施重國人上
節中未字勿聽字然後字察見字全是兢兢謹慎意不可

忽也。然後二字當醒出重國人意。察之。察其行事之寔與其心術之微纖。不外內外之人言中而求其寔跡也。用之。是進之于尊親之列。去之。即是不進。意皆進賢之初。一時一事也。進退人才如此。自無誤用不才之患矣。此一節正如此。不得已之寔。陳新安曰。用舍之道。參之于衆而察之于獨。不賢者固去之無疑矣。賢者必任之勿貳。是即君所親信之臣也。此非親信之以一己之私。而寔親信之以國人之公。所謂民之所好。好之也。今日爲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命。即爲國家之世臣矣。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衆序然是不得已之心。不惟用賢當如是也。雖用刑亦然。在

右皆曰可殺。恐其在私。忿也。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恐其有私。怨也。勿聽。至于國人皆曰可殺。則國當于罪矣。然後察之。必真見其可殺焉。然後從而殺之。則其殺之也不出于己之私意。而出于衆國人公論。故曰非君殺之。而國人殺之也。用刑猶如此。其慎而用人。不益可知乎。所講存疑。因說用人。帶說刑殺。格用舍刑殺人君。人事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合衆夫人君由用舍至刑殺。一惟決于衆論之公。如此然後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直如父母之于赤子。求中其欲而不拂其情。豈不可以爲民之父母乎。用人公而民心得民心。得而邦本固。此故國之所以可保也。世臣之係于故國。豈淺鮮哉。析講按前說退不肖亦是足進賢意。則如此。下節不當以命討。平看須把用刑帶在進賢上說。如此。承上二節意。側重進賢一邊。當云如此。則人之所進所退。推而至千入之可殺。可不殺。皆體民心以行之。豈非好惡同民者乎。世曰可以爲

民父母

湯放章全旨

齊宣王問湯武發問便無君之心孟子以誅字易裁字大有扶植綱常之意亦見得必有湯武之君而後可以行放伐之事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

於傳有之

傳重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桀說齊宣王問曰吾聞湯放桀于南巢武王伐紂于牧野

果有此事乎孟子對曰一載

湯誓一載武成于書傳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參淺說王曰桀紂君也湯武臣也臣弑其君可乎

析諸宣王此問見得弑君之事湯

武亦嘗爲之便有藉爲口實意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

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

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

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

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至紂曰斯言也惟在下

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

則可不然矣未免承於篡弑之罪也

合參孟子曰臣何嘗可弑君哉顧天之所以立君民之所以

戴君爲其能盡仁義之道也若夫賊仁者凶暴淫虐心滅不

理則謂之賊賊義者顛倒錯亂事傷彝倫則謂之殘殘賊之

人天命去而人心離謂之一夫不得謂之天下君吾聞武王

應天順人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果謂之

君而可弑乎知武王之非弑君則知湯矣

析講此泛論湯武之事非欲宣王爲湯武也○孫疏此言桀

紂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悟宣王垂戒于

後也。○觀于武王則湯之伐桀亦猶是耳是則桀紂之自絕而非湯武之得已也。○孟子許齊坐明堂而王却不許他放伐總是行仁政為重。○翼註殘非殘忍乎殘破之殘謂棄倫為他破敗也。

為巨章全旨

通章見人君當任賢以治國意兩節相承看前節不如任木即是愛國不如愛玉矣兩意即相呼應言不愛國正惕其任賢蓋舉其所必愛者以惕之兩必使字何等珍重兩姑舍從我何等輕忽提醒精神全在則何如何以異二句上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
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
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
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

如

勝平聲夫音扶舍
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樂土人也

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參說說孟子以齊主不能在賢圖治見而諷之曰治室必以

木王如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必喜

以為惟是大木能勝巨室之任也使匠人誤斲而小之則王

必怒以為不能勝巨室之任矣任木則欲其大如此夫人賢

者幼而學夫仁義之大道及壯而欲遭時遇主以其所學者

見之于行以致君澤民而吾王則曰姑舍汝所學之仁義而

從我所謀之功利則是賢人所學者大而王顧欲其小之也

夫任木則欲其大任賢則欲其小吾不知王果何見而如此

析講大全史氏曰言大木則可以勝大屋之任猶人所學者

大則可以勝治國之大任斲而小則不可以勝大屋之任猶

賢人食其所學則不可以勝國家之大任也

○工師比賢者大木比賢人所學者大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

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

教玉人彫琢玉哉益 鎰音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土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合參夫任賢所以治國也王不任賢則是不愛國家矣今有璞玉於此其所值之價雖僅萬鎰王不敢自治也必使玉人彫琢之知已不能而玉人能之也王之愛玉亦甚矣若夫國家之重賢帝萬鎰賢人之能治國矣帝王之治玉此正宜舍已以任之者也至于治國家則曰姑舍汝之所學而從我之所為徇己之私不使賢者得伸其志以治之則何以故而獨異于教玉人彫琢玉哉是愛國不如愛玉矣王誠能委任賢人其庶幾乎

析諸麟士曰雖萬鎰俱作少之之詞教玉人教字即使玉人

使字何以異怪嘆之詞○教字或作平聲詩文嘗語耳作教誨教字雖語類亦主此然頗語強不可從○賢人之能治國家猶大木可為巨室也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大木而小用之賢人而不賢期之矣治國當付賢人猶萬鎰之玉必付玉人也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玉以付玉人而國不付賢人矣兩節反覆而中皆有姑舍句雖任賢愛國若分一意寔連貫如此○萬鎰謂璞玉之價值萬鎰之金也

齊人章全直

此章見取國當順乎民心宜主意在取故先言勿取而後言取孟子意在勿取故先言取之而後言勿取宜主托之天心幽而難知孟子決之人心顯而可據文武一段是應他兩個或謂未節是答他取之何如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主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開遂大勝燕序齊人乘燕亂伐燕勝之

析講燕主噲因鹿毛壽之言而讓國于其相子之將軍市柳與太子平攻子之不克而反攻太子構難數月而國大亂齊

今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開遂大勝燕蓋燕國自亂齊乘其亂而勝之非真能勝之也

宜主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乘去聲

以伐燕爲宜主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參淺說宜主寔有利燕之心乃托天意以問曰或謂寡人勿取以爲利不可食或謂寡人取之以爲機不可失自我揆之夫齊與燕皆萬乘之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勢均力敵未易勝也乃今僅五旬而舉其成功人力不逮至于此或者其天意欲亡燕以益齊乎天與弗取是逆天也逆天者必有天殃今欲取之

夫子以爲何如

析講取之兼土地人民言齊主本有利燕之心特托天以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自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參淺說孟子對曰天視聽自我民視聽觀民心之向背見天意之從違設取之而燕民悅欣然歸附是天與王也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武王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是人心皆已歸周故伐商而有天下取之而燕民不悅猶思戀故主是天不與王也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是人心猶不忘商故終身以服事殷是則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民心足矣

析講大全朱子曰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于文王之道

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而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耳○武王只是應天順人可取而取初非有富天下之心也文王只是守臣節絕無取商之心孟子只是因取勿取之說而及之不得認真煞說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音丹
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衆淺說夫欲知天命固當觀人心而欲得人心又當施仁政今以齊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燕之民乃簞食壺漿以迎犒王之師豈有他故哉特以燕政暴虐民如在水火之中故避之而望救于齊耳王正宜順民心而以仁政拯之可也若使水益加深火益加熱暴虐視燕更甚則民又將轉而望救于他人矣王豈得而強取之哉

析講蒙引按後一條分明是說齊未能得燕民之悅而未便有可取之理其曰如水益加深如火益加熱蓋已窺見其將有殺父兄累子弟毀宗廟遷重器之意矣然當時猶未有其事方是始勝之日也○如水火此如字是假如之如非如似之如則集註若更為暴虐之若字○麟上曰楊龜山孟子解云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豈有他哉暗見得不是天意而已矣三字正見民情無可奈何處分明是說取之而燕民不悅

齊人章全旨

此章見伐國當以仁意齊主與孟子謀寢兵尚欲得燕孟子爲齊主謀寢兵只是棄燕是動天下以上答齊主所以召兵之由下代他畫止兵之策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參序齊人伐燕乘勝遂取之列國諸侯將謀合兵伐齊以救

燕宣王恐曰諸侯以寡人取燕為過多謀來伐者事勢至此將何以設備而預待之庶得寒其兵耳未發乎王之問亦畏入甚矣孟子對曰臣聞古之王者有以七十里之小國而代暴救民為政于天下而無與敵者成湯是也未聞以千里之大國而畏人伐也者也王何不以此自反乎
析講蒙引取之不用孟子之言也諸侯將謀救燕謀已定而兵尚未興也此非真激于恤鄰之義不過借以為詞待之備之也先自失其服人之機會故不免有畏人之私憂臣聞二句且虛說下
二節詳言之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

其蘇

霓五稽反
後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下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參淺說以湯為政于天下言之書曰葛伯無道湯初征則自葛始而天下已信其志之在于救民矣由是東面而征則西夷之人怨南面而征則北狄之人怨怨之者皆曰東西南北均一水火中也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由書此言觀之可見湯所未征之國則民望之興其來又恐其不來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及湯既至師行不擾而民晏然安之歸于市者仍不止耕于野者仍不變誅其有罪之君而弔其無罪之民王又有曰後我后后來其蘇則其悅之至也何如哉
析講蒙引大註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疑其不來也願其雨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着是

雲是雲耳。○此言湯之所以為政于天下處雲竟以上先引書而後自說見湯師未征之先其望之切如此以下先自說而後引書見湯師既征之後其慰民之望如此○其民指撫恤言民之悅湯本湯不政之行有以服天下來太意重在已征而慰民之望一避不可以已至未至平看○按蔡傳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日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度日待我后來久矣后來其復生乎明作兩截故此節斷當于雲竟句一畫上已舉書文而申言之下將舉書文而先釋之也以已意來說在書內又引經一體達說謂後我后二句總証民望民悅非是一句只証民悅又寔民大悅之意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葷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

動天下之兵也

暴力進反

逐故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合衆今燕無道暴虐其民與葛伯無異矣王與師往伐以正其罪亦與征葛無異矣燕民皆以為將拯已于水火之中也是以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之來又何異乎雲竟之望乎王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為政于天下矣若使殺害其父兄係縛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視夫誅君弔民不止不變者不大異哉如之何其可為也夫齊之強天下固畏之之勢無累可乘耳今又係取燕國加倍其地而不行仁政則在我有累而人得執以為辭天下之兵因從此起是齊寔挑動天下之兵而不免于患畏人也

析講蒙引若殺其父兄當時猶未殺也下做此故下云止其重器○麟士曰下及其旌倪內亦畧顯父兄子弟反字有味○此節要見得與上節湯所行相反今燕二句與上湯之征

葛無與也民以為將三句與上東南而征至望雲處句無異也殺其父兄四句則與誅其君四句異矣故曰如之何其可也○若者未事之詞只是不班師不立君住兵其國據掠老少奪其宗器故孟子教他出令止兵或作已然說恐非不行仁政亦不指平時說只是不誅君弑民而殺父兄之類便是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

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耆同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貪所學以徇之哉

參淺說天下之兵已動矣為今之計王當速出令以曉論國人反其旄倪之已係累者止其重器之未遷者謀于燕臣民之眾擇其賢而當立者置為燕君而後引兵去之以示土地人民財貨一無所利焉則燕無恙而諸侯不得以收燕為名

猶可及其兵之未動而止之也待諸侯之策如是而已否則王如彼何哉

析講陳新安曰如此區處無利于燕燕幾湯誅君弑民非富天下之為則可也止諸侯之兵矣○存疑此條為齊主畫策正答其何以待之之間出令包下三事猶可及一字最重對上速字看緩則不及事矣○饒雙峰曰當時只是子會子之為亂燕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會子之別立君而去不當取他國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也若殺父兄云云是滅其國矣○止字正應待字

鄒與章全旨

此章見入君當行仁政以與民意上節穆公欲歸罪于民中節示以民怨之故末節示以得民之道穆公全是責民孟子却罪有司而責君之行仁是為太原之論重君一邊緊要在出爾及爾君行仁政即出爾之仁親長即及爾之義章內長上皆指有司惟上慢為下兼君及有司

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

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開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開闢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

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參直解鄒與魯開然交兵而戰爲魯所敗鄒穆公問曰今茲

之敗吾有司赴敵而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有爲之死者也

將誅之則人衆而不可勝誅若不誅則有司民之長上也似

此疾怨以視其死而不救悖逆甚矣不正其罪

無以謝有司誅之也且止乎如之何則可也

析講疾視句言今日不爲後自計之謂不成戰也○莫爲之

死言民莫有救有司而爲之死非無一人死于戰也如之何

則可言何如處之爲當可使刑不至濫民亦知罪穆公隱然

有尤民之意○註民怨

其上意在節勿露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

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

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

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

轉饑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參淺說孟子對曰夫民之疾視其上者有由然也蓋凶年饑

歲君之民老弱者既以饑餓之故輾轉于溝壑之中壯者離

散而之四方以就食者幾千人矣民之死亡困苦如此豈非

君與有司所當共恤哉而君倉廩之粟自實府庫之財自充

有司竟無一人陳救荒之議于君而散財發粟以賑卹之是

君與有司在上暴慢不理而殘虐在下之民也曾子有言曰

凡人之于世當戒之當戒之其出乎爾者如此反乎爾者即如

此也施報益不爽矣夫有司平日疾視民之死而不救民因

以疾視有司之死而不救今而後得以出之有司

者反之也一施一報理之常也君無歸罪于民焉

析講節內君之民三字甚冷公只曉得有司是君的不知民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也是君之。麟士曰莫以告句甚重是說與民莫之死之故。○兩莫字正對故曰出平爾反平爾。○體要此正與上節照看穆公方說疾視長上而不救孟子便說死子即歲者幾千人穆公方說疾視長上而不救孟子便說有司莫以告正是出爾反爾之意。○曾子之言本兼德怨孟子引之重怨字一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饑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參序由此觀之民之不救有司者由有司之不恤民而有司之所以不知恤民者由君之不行仁政耳君若自反而行愛民之仁政則有司不敢不以君心爲心皆愛其民斯民亦愛有司。○當危難之時無不親其上死其長直。○如子弟之衛父兄矣豈有疾視不救者哉。

析講淺說此長上但指有司親之死之俱在危難之時親以心言死以身言平時非不親也但此句是應疾視長上句意各有在也。○君行仁政兼平時則薄斂以厚民凶年則賑貸以恤民說陳新安曰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對鄒君言故累有司而專勉君正本之論也。

滕文公章全旨

此章見立國者貴乎自強首節文公欲事強以保國依勢之在人下節孟子欲其自強以保國憑理之在己與民守之三句最重卽下章所爲強爲善斂死而民弗去者是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

乎問去聲

滕國名

合參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而居乎二大國之間將而不事之則勢孤而難以自免欲並事之又力薄而有所不能今欲擇一尤強者而事之以爲自全之策將事齊乎抑事楚乎夫子爲我決之。

析講事齊事楚是于並事之中欲擇尤難者加厚之庶得有所依也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
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
則是可為也

無已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徒恃而苟免參序孟子對曰依于人以苟安總非可恃是事齊事楚之謀非吾智慮所能及也必欲言之無已則有一道焉勝國雖小有斯池在如鑿之使深也有斯城在如築之使高也地利已可恃矣于是率其民而與同守之設或變故之臨君必效死守國以盡其義而民心固結雖危難亦弗委去此則以我之人和保吾之地利自強以圖存理之可為者耳析講是謀何非自謙短于謀也是言使齊楚之策不足言

耳無已下說是轉語蓋言無可奈何却有自立之策○鑿池築城守之具也與民守率其民以守也兼君民在內玩一與字可見此帶上句言猶未着力效死而民弗去是變故之時方着力效死指君于效死中見守義之意弗去指民于弗去中見愛民之意○太全陳氏曰守義守死社稷之義以倡其民也愛民當在平時○城池地利也民勿去人和也復效死而守義以倡之此守國之正法也○南軒張氏曰鑿池築城與民效死以守是在我所當為之事為吾所當為而已則是可為見除此別無他計與是謀句正相照應○蒙引嘗疑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而保其國今滕文欲事齊楚而孟子乃曰是謀非吾所能及又何與蓋以小事大文公自能之不待教也但文公全憑太國之援以僥倖且夕之無事而不知有自固之義故孟子獨以所缺者箴之

滕文章全旨

此章見守國者惟為善可以自信意文公以築薛為恐而欲求免患之策則于前章守國之說亦不能為矣此外只有個遷國一策故舉太主遷岐之事告之而二節則勉之為善以自盡也○太全胡氏曰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不可使侮其在入此章勉強為善當盡其

在我而不可僥倖其在天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知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參趙注滕文公問曰滕與薛同處齊之西境今齊人併得薛
將築其城以逼于滕則滕之勢益孤而齊之侵陵益迫吾甚
恐其不免如之何則可也

析講薛任姓之國奚仲仲應之後

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

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與
幽同

邠地名言太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參序孟子對曰敵國外患從古有之昔者太王居邠狄人每
侵擾之而力不能禦乃去之岐山之下建都邑而居焉斯其
時非謂邠地不如岐山之善謂可以興起王業揀擇而取之
乃迫于狄人之難不得已而遷國以圖存耳
析講按不得已三字便見遷非有國之常法

彙解 據後來

太王遷岐以開王業便似擇而取之其寔是不得已○此章
引太王事重在要他如太王為善不重在要他遷國蓋滕無
可遷之地也且此節只序事正意仍在下節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

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

善而已矣

夫音扶
彊上聲

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太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
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
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
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
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
其所當為不可微幸於其所難必
參趙注至于後來周家興王則太王為善之所致耳使為君
者寔能修德行仁如太王為善即不王于其身後世子孫必
有王者若周家矣然為善得報理之自然而修德望報非君

子之本心也。君子凡事創基業于前而垂統緒于後。只為所當為。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興王之功。則天助之也。豈可必乎。今齊強滕弱。勢固不敵。君之力能如彼齊何哉。但當勉強為善。法太王之所為。盡其在我。以遺後世而已。蓋為善以固人心。乃圖存之要策。姓僉傳于所難必可也。

析講蒙引。苟為善是不為養人。害人之慘。而廣為積功累仁之圖。創業即創此為善之業也。以此垂之于後。即謂之統緒。繼為此善。可傳一時。可傳後世。要看為善只是為此。更不必念及成功。此處太王遷岐之事。見得遷非易事。即賢如太王亦不得已而遷耳。後來興王却由于修德行仁。可見在德不在險。正死可守德。可備意末二句。甚重。欲勝文法太王強為善耳。苟為善三句。據理如此。若夫成功句。又見天必不負為善之人。君如彼何哉。即太王不得已意。強為善。因國小難強為善。有許多難處。故下一強字。不但恐其不用力也。而已矣。三字見盡我本分修我實事。原非教以遷國也。滕不比太王時有可遷之處。正以斷文公能傍一念引他一心為善以自守耳。為善指德政言。非謂遷國不爭為善也。為善必有王雖為太王避狄而言。玩苟為必有語氣。却是概說。觀注。

言能為善。則如太王云云。可見太王與王意上。節非擇而取。內已有之。創業垂統。泛言不指遷國。圖存言也。有次第謂之業為之。自我謂之。創傳之于後。謂之統緒。在後人使之可繼在我也。創業二句。應為善說。若夫成功句。應子孫必有王說。此章見人君當審經權之宜。在如之何。則可句。分上是文公求自安之策。中二節孟子告以遷國圖存之權守正。後死之經末一節。欲其擇而取之。重守邊。

滕文章全旨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

以養人者害入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

邪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

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入今爭地而殺入是以其所以養入者害入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參說勝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齊楚之大國則不得免其侵伐焉如之何則可是文公益欲于遷望之外求所以自全之策也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時侵陵之初事之以皮幣意其欲我財帛也不得免焉再事之以太馬意其欲我奇獸也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珠玉意其欲我寶玩也不得免焉太王乃統屬其國之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非皮幣犬馬珠玉也乃吾土地也夫土地本生物以養人若爭地以戰則殺人盈野是反以害人吾聞之也君子愛民為心不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而吾豈獨忍之乎二三子

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而不死于難則汝輩皆有君矣于是去邪踰梁山作邑于岐山之下居焉但見邠人皆曰吾君平日愛養吾民恩德及人深矣乃仁人也不可失也于是從之以遷于岐山之下如歸市焉古人迫于難而遷國以圖存如此

析講按何患無君此講大是舊講似委之狄人一般驅吾赤子以饜虎狼豈仁人之心乎猶云二三子莫謂居此土有君離此土便無君以為憂患我將去之大家共圖安樂處也太王實始剪商是何如主切勿講作亡國惜別之象○仁人也就平自言方見感人有素意不必兼今日言失猶舍也○東陽許氏曰太王當時地近戎狄皆閒隙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太王得優游遷徙若滕在中國國久界太國之間無可遷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所往孟子特舉太王之得民以警文公耳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效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

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參淺說或者又曰土地乃受之先人傳之子孫而世世守之者非吾身所能專也設有患難但當效死守之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不可舍之而他往也此守正以徇國者又如此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太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太王之事告之非不得已也然無太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參序蓋遷者權也守者義也君請審己之力觀勢之便擇於斯二者能如太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可也外此則非吾所能及也

王之王去非文公所能為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其當然也

平公章全旨

此章見君子出處在天不在人故孟子以天命自信正是不怨尤本領前一節是孟子將有所遇而阻于人末節因有所告而歸諸天行藏在我用舍在人而主宰者則在天也平公將見魯將用孟子行道之機也孟子用則臧倉憂故以踰喪之說進孟子不用則樂克憂故以貧富之說進然樂克不求勝臧倉則天也○通章以天字作主全以天字壓一倒人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

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諸應辭也

參淺說樂正子仕于魯稱孟子之賢于平公一日孟子至魯平公將往見之嬖人臧倉者知之而故請曰人君一出入甚不輕也他日凡君出則必命有司以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尚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往見孟子倉沮之曰君于乘之主也孟子一匹夫而已何哉君所為輕身之貴以先加禮于匹夫之賤無乃以孟子為賢乎使其誠賢則倉聞賢者之人其所以品節人事裁制人情使厚薄一致者皆禮義也則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母厚過于前喪父之禮厚母薄父是不知所謂禮義則不得為賢者君何輕身往見哉公曰諾遂不往見焉

析講玩將字便有猶豫意所由開倖人窺伺之門而倉作為不知以請而究其所往也禮義所包者廣但倉所謂禮義只是就品節人事裁制人情上見耳豈儉中節便是禮其厚薄合宜便是義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

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

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

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

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人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參淺說樂正子乃入見乎公曰君向也欲見孟軻今奚為中止而不見孟軻也公曰始吾欲見孟子為其賢也今有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夫父母一體今乃厚母薄父違禮義之中未得為賢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之所謂踰者豈謂前以士之禮喪父後以大夫之禮喪母前以士之禮祭則三鼎所以為薄後以大夫之禮祭則五鼎所以為厚與為士為大夫喪禮各有分制賢者固不得而為也曰此言否也

寡人謂其棺槨衣衾之美，人人得以自盡，非士與大夫所得拘，而孟子後喪其美，過乎前喪之不盡美也。曰：非可以此之故謂之踰而議之也。蓋其時乎喪父，則為士而貧也，貧則無財，不可以為悅；時乎喪母，則為大夫而富也，富則不以天下儉其親喪具，厚薄稱家有無是，皆出于禮義之當然，非賢者不能得其宜也。君何惑焉？

析講：以上一句且虛下三鼎五鼎乃其寔也。四句俱是祭禮，然非問詞，亦欲折到平公也。貧富不同，有云使時皆貧而獨有厚千母，使時皆富而獨有薄千父，這便叫踰數語挑剔踰字，極明白。○何哉？君所謂踰言，君所謂後喪踰前喪者，指何事也？○饒夔峰曰：五鼎是大夫之禮，羊豕魚腊膚三鼎是士之禮，特豕魚腊。○腊獸之乾者，膚羊肉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

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入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入所能使，亦非此入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過，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參攷說：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前以夫子之賢，告于君，君已為來見夫子也。嬖人有臧倉者，為毀言以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小人之害正如此。曰：凡人之遇主而行，或有人薦揚而使之者，其不遇而止，或有入沮抑而尼之者，然其人之行止，是非人之所能為，使能為尼也。天為之也。今我之不得遇魯侯以行吾道，乃時數當衰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彼臧氏之子，一嬖人耳焉，能使子不遇哉？吾與子安之而已。于倉又何責耶？

析講：朱公遷曰：此章論出處，而以天命決之。聖賢蓋以天命曉人，天以定分言此，亦在夫之天，雖以理言而寔兼平氣者也。凡所謂不怨天與此類同。○蒙引：此天字以氣數言。○樂

正之言未免有尤人意故孟子援天以曉之全得孔子告景伯家法使字含稱道意尼字含毀誣意行止即當出處字看
在賢者身上說遇字有君臣契合而吾道得行之意非止
見也○按行或句對克告于君二句說止
或句對變人一句說行止句暗含天字

孟子卷之二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132